

第六届海南文学双年奖揭晓

蒋浩：
在新诗中
“烹”出“古意”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蒋浩是一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诗人。本届双年奖评委之一王雁翎认为，蒋浩的诗集《游仙诗·自然史》创造性发现了中国古典游仙诗传统与新诗写作暗通的元素，把他在新疆、在京郊、在海南亲历的琐碎日常生活、陆离人间镜像，经由驰骋的想象，将诗歌的修辞能量发挥到极致，获得2016—2017年度“海南文学双年奖”一等奖，是众望所归。

2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诗人蒋浩，带领读者走进一场有关新诗的奇幻之旅。

用新诗致敬汉语传统

游仙诗是汉诗的一个类型，是指以遨游仙境为主题的诗歌。广义的游仙诗，包括《楚辞》等辞赋。游仙诗在中国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是魏晋时代，代表诗人有东晋的郭璞和晚唐的曹唐。

早在获得本届双年奖之前，蒋浩的题为《游仙诗》的长诗曾获得“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一等奖，评委会给他的颁奖词是：“《游仙诗》，锤炼出字字珠玑的‘语言仙境’，导引我们重返中文经典杰作中统摄所有诗人、流派、风格和体裁的‘第一传统’；字字经营。当代中文诗，由此获得一条玲珑剔透的升‘仙’之路，带我们自觉抵达了那个诗歌内的超越之境。”

诗集《游仙诗·自然史》以长诗《游仙诗》为主体，精选了《自然史》等诗人近年写作的部分诗歌，或写人记事，或感时抒怀，或游走风景，或静观自我，蒋浩不仅像传统游仙诗人那样于自然世界中驰骋想象，更将他的游仙之域拓展到与古老仙乡大相径庭的当代琐碎日常生活中，无不透露出诗人对当代生活的深刻契入和向汉语传统致敬的超越境界。

古典与现代的碰撞

在《游仙诗》中，蒋浩把他在新疆、在京郊、在海南亲历的琐碎日常生活、陆离人间镜像，以一大组十七对上下阙般呼应的诗作，构成一系列变奏，借鉴古典诗对题材的处理来表述现代经验，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

用诗人、评论家姜涛的话说，“写作对蒋浩而言，更类似于一种空间配置的艺术，在各类词语、意象、经验的组织转换上，他用心良苦，又能出神入化。”当代诗人重新审视游仙诗传统时，蒋浩却从这类诗中发现了两种与新诗创作同气相求的因素：对想象力的推崇，以及对自由人生境界的肯定与追寻。

这其实不是蒋浩第一次用新诗尝试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从《修辞》到《缘木求鱼》，再到《游仙诗·自然史》，不断在新诗中烹调出“古意”，似乎是蒋浩近年来自觉追求。“小的时候，在语文课本上读到李白与杜甫，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地以为自己也能写。”提及与诗歌的缘分，蒋浩将此溯源到小学时代。

探索新诗中的海南表达

“你每次问我海的形状时，/我都应该拎回两袋海水。/这是海的形状，像一对眼睛；或者是眼睛看到的海的形状。”蒋浩这首《海的形状》，也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描写大海的诗歌作品。

蒋浩在2002年踏上陌生的海南岛前，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写作，做点为新诗添砖加瓦的事。在蒋浩看来，诗是一个时代的语言最有活力部分，也可能是时代语言最为经典的提炼和书写。诗歌使人类精神活动变得更加细腻、更加微妙、更加精确，而海南的椰风海韵，让他多了一种了解自我的方式，多了一种体会语言奥妙的机会，多了一种认识事物之美的渠道。

“如果说获奖真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通过获奖作品能与更多的同行和爱好者交流、沟通，一起来探索新诗中未有的海南表达和海南经验，在这个开放的全球化时代，把海南岛变成新诗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化地理，让大海和岛屿成为中国文学的新视角，成为我们文学中未来的源头和母题。在此，我特别要感谢海南作协的努力和海南文学双年奖的青睐。”蒋浩说。



一等奖获得者蒋浩

诗歌吹响集结号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近日，“第六届海南文学双年奖”获奖名单揭晓，由省内知名作家、评论家组成的7名评委，通过两个月的认真审读和评选，经过两轮投票评选，最终选出10篇(部)获奖作品与2位新人奖获奖作家，备受海南文学界关注。

本届双年奖共有12名诗人作家获奖。蒋浩的诗集《游仙诗·自然史》、钟彪的长篇小说《野风凜》获得一等奖；艾子的诗集《向后飞翔》、陈有瞢的诗集《水的缝隙》、李景新的人物传记《桃榔载酒》获得二等奖；李音的文学评论《90后与文学的面具》、汪荣的文学评论《多民族文学中的文化交往与文化间对话》、王勤的长篇小说《泡沫城》、雁西的诗集《雁西情诗99首》、徐海鹰的散文集《阳光照见老屋》获得三等奖。此外，李其文和崔湘青获2016—2017年度“海南文学双年奖·新人奖”。



关注海南本土作家

海南省作协主席孔见介绍，设立初期，2006—2007年第一届“海南文学双年奖”曾是海南文学界的最高文学大奖，旨在奖掖45岁以下整体创作成就突出的文学新人，如今在中国文坛业已成名的孔见、李少君、张浩文、伍立杨等，都曾获得过该奖，为海南发掘出一批青年作家。

由于“海南青年文学奖”有年龄限制，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作品的创作，以推动海南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当时的海南岛缺少一个不设年龄限制、面向所有作家的文学大奖，2007年4月，海南省作协决定设立“海南文学双年奖”。

“海南文学双年奖的设立标准是以鲁迅文学奖为参照。”据海南省作协主席孔见介绍，设立初期，2006—2007年第一届“海南文学双年奖”曾是海南文学界的最高文学大奖，旨在奖掖45岁以下整体创作成就突出的文学新人，如今在中国文坛业已成名的孔见、李少君、张浩文、伍立杨等，都曾获得过该奖，为海南发掘出一批青年作家。

诗歌与诗人领风骚

法取代的，但是，小说创作一枝独秀的局面也反映了过去海南文学生态的不平衡性，毕竟，文学体裁的全面繁荣才是文学的真正繁荣。

本届双年奖中设一等奖2部(篇)，二等奖3部(篇)，三等奖5部(篇)。获奖作品中，诗歌与诗人独领风骚，10部(篇)获奖作品中有4部(篇)系诗歌作品，奖项涵盖一等奖、二等奖与三等奖。在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本届双年奖评奖召集人兼评委之一王雁翎看来，这一结果，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海南岛素有“诗歌岛”之美誉。一方面，海南一直有诗歌创

海南文学春意盎然

《诗刊》第31届“青春诗会”，参加“两岸诗会”、全国80后青年诗人论坛等诗歌盛会，并出版个人诗集《往开阔地去》与小说集《火中取炭》，在陵水文艺青年中颇有影响力。

《出生地》是李其文代表作之一，作为80后黎族青年，书写时间流逝中的故乡土土是李其文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在他看来，乡土不仅仅关乎个人的记忆，也承载着更大范围群体、地域的记忆，因此，他想通过诗歌铭记这份乡愁。

“今年双年奖新人奖的报名十分踊跃，报名作家也多以80后为主，还有一名90后诗人，最

终有6名作家入围，以致评委在评选时难以取舍，经过深入讨论，最终投票产生了新人奖。”王雁翎说，本届双年奖新人奖2位获奖者各有特点，李其文是一位已经在《诗刊》与《民族文学》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刊物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创作已比较成熟；而另一位青年作家崔湘青系同济大学文学硕士，尚未在国内文坛广为人知，作品产量还不多，但显示出较高的文学素质，小说、诗歌、散文均有不俗表现，是一位很有潜力的青年作家。

据孔见介绍，近年来，海南省作协通过举办青年作家读书

的作品集参评。

有趣的是，“海南文学双年奖”申请条件中还有一定的禁止条款。比如，已经获得省级以上奖励的作品不能再参评本奖，曾获得“海南文学双年奖”一等奖者六年之内也不允许再参评；并且参评者必须定居海南两年以上，参评时仍居住海南，并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这些条款是为了防止每届双年奖获得者都是翻来覆去的老面孔，旨在确保评奖的权威性与公正性。”孔见表示，最近几年，海南省作协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有力地激发了全省作家的创作热情。此外，海南省作协一直关注文学新人，一旦发现好苗子，都会热情关心他们的创作，在其发表和推介作品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终有6名作家入围，以致评委在评选时难以取舍，经过深入讨论，最终投票产生了新人奖。”王雁翎说，本届双年奖新人奖2位获奖者各有特点，李其文是一位已经在《诗刊》与《民族文学》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刊物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创作已比较成熟；而另一位青年作家崔湘青系同济大学文学硕士，尚未在国内文坛广为人知，作品产量还不多，但显示出较高的文学素质，小说、诗歌、散文均有不俗表现，是一位很有潜力的青年作家。

据孔见介绍，近年来，海南省作协通过举办青年作家读书

2016-2017年度
“海南文学双年奖·作品奖”
获奖名单

一等奖

蒋浩 诗集 《游仙诗·自然史》

钟彪 长篇小说 《野风凜》

二等奖

艾子 诗集 《向后飞翔》

陈有瞢 诗集 《水的缝隙》

李景新 人物传记 《桃榔载酒》

三等奖

李音 文学评论 《90后与文学的面具》

汪荣 文学评论 《多民族文学中的文化交往与文化间对话》

王勤 长篇小说 《泡沫城》

雁西 诗集 《雁西情诗99首》

徐海鹰 散文集 《阳光照见老屋》

2016-2017年度
“海南文学双年奖·新人奖”
获奖名单

李其文 崔湘青

制图/杨薇

钟彪：
文学创作
也需“工匠精神”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一等奖获得者钟彪

从1984年开始写作到获得2016—2017年度“海南文学双年奖”一等奖，他已经坚持写作34年，早已将文学与写作视作生活中的一部分；他的作品是关于海南岛西部百科全书似的展现，描绘众生百态，展现喜怒哀乐，没有轰轰烈烈的描写，只在细腻生动、柔软平和间映照出时代生活的巨变。

2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专访2016—2017年度“海南文学双年奖”一等奖获奖者钟彪，带领读者走进获奖长篇小说《野风凜》背后的故事。

一半是纪实，一半是虚构

“你做过知青吗？小说中故事细节真是太真实了。”不少50后的读者，看完《野风凜》，不由得向钟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钟彪是海南昌江人，出生于1953年，少年时代刚好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十几岁正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虽然他本人不是知青，但那些从城市来到农村锻炼的知识青年给钟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50年后，想起这些故事，仍是历历在目，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

《野风凜》讲述了海南岛西小伙和牧牛女知青及身边一群人二十多年相互纠缠的传奇人生，再现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及海南建省初期往事。这部小说以充实的细节将一对青年男女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厚重历史交织在一起，语言精粹，悬念迭生，波澜起伏，余韵隽永，透视了知青时代至海南建省伊始个体人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精神衍变。

“这些故事一半是真实的，一半是虚构的。”钟彪说，这部小说跨越20年的时间长度，有关知青的故事情节多是来源于真实的故事，有不少情节是他亲身经历过的，而结局却是艺术加工，为了丰满人物形象，将多个人的人生经历汇聚到一个人身上。“那些知青回城后，都断了联系，也无从得知他们的结局。”

“写书人”先要当好“读书人”

少年时期，钟彪看到那么多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情，才知道原来世界可以存在很多的不同。1984年，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才恍然大悟文学就是需要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去体验、去感受，才能产生创作的灵感和欲望，除了用心体验生活，阅读也带给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除了写作，他还是一个专业的读书人，虽然每天的事务性工作占据了他不少时间，但是他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阅读。在他看来，网络时代信息发达，获取信息的途径也多种多样，但真正需要的精神营养，可能还是要靠阅读书籍来补充。

他喜欢鲁迅，大学念的是华南理工大学，读的也是理工科，由于经常去图书馆借鲁迅的书，在一众理工科学生中，显得特立独行。除了鲁迅，他还喜欢张爱玲与董桥，也会读明清笔记小说与《红楼梦》。在他看来，旧书常读出新意，不同年龄看《红楼梦》，总能看出不一样的感悟。

对文字有“死磕精神”

钟彪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岛西小记》、中短篇小说集《岛魂》、散文集《又做单身汉》、长篇传记文学《欧宗清传》，对于一位已有34年文学创作年龄的50后作家而言，钟彪算不上高产。

他对待文字有种死磕精神，创作《野风凜》用了一年零二个月的时间，每天只写500至1000字，完稿后，又花了一年的时间修改，不求快，但精益求精，细细琢磨遣词造句，追求小说语言的精致与富有张力，有些段落读起来像散文诗一样优美。

“很多评论家会争论小说是结构第一，还是语言第一。”虽然钟彪认为小说应是语言第一，但《野风凜》的结构却颇为新颖，分为《水库10章》《糖厂3章》与《附录：望断天涯路》三个部分，其中附录是钟彪以小说女主人公林松叶的口吻写成的中篇小说，主小说与副小说相互映照，显得独具匠心。

班、改稿班，采风交流，送鲁迅文学院学习深造，举办作家作品研讨会等多种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海南文学的繁荣发展，形成了良好的文学生态，海南文学生机勃发，春意盎然。